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六十二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李待問存我　參閱

王槐野存笥稿

書　王維楨

奉大擴王先生　貴州叛苗

貴州漢西南夷也、漢竭才力、鈍士馬而有之、乃後至馬援而定、蠻俗効貢、比于內地、考馬援定夷故事、在

順俗與治。大犯則剿。小犯則畧。不與犬羊爭勝。此若汲寒泉。止沸湯。就須臾之效。貽數百載之安。今苗族橫戈掠境。固彼恒事。至煩請　詔命將騷動連壤之師。恐張撈氣而搖其志。以為我可患中國。中國備我。方逆苗竊發。宜用一將帥之力。十日之勞。可以灌兇熄燄。顧湖廣貴州。各接二境之有司。兩伺莫先聞。故至此。門下前在職方。號稱識畧過人。而沉毅廉慈。又足附衆死士。即滅此何有。權分于二省。事牽于內制。即伏波更來。莫有效也。審時相機。約兩國之師。戮力

直前以批難而解紛此惟門下勇裁之耳今爲中國患者不在西南在北狄西南之兵豫期可收北狄之

制狄與制苗難易

憂歲謀人作奏功之日未見夫制狄與苗異苗叛則

自來然

不服服即不叛狄乃不然去來來去不可要結不可盟信言邊事者紛集如品即口以成事實續鮮睹也

與許少華中丞書　經理呂平

今翁爲陵國守吏夾邊疆守臣能拒虜勿入則內地寧翁亦晏坐府中不得豎竒揚烈也假令東有薊州之警西有居庸之難寢邑地重　主上關情所藉以

保衛者翁也倉皇告急計將安出楨以事貴豫圖變

丙子房奕至昌平

須早見傳聞紅門以內巖谷層複其徑道可通往來者甚衆

乃從間道入也

塞鏵削垣截山斷澗視要害最甚者則請置戍守之又必躬涉險阨登覽降望斯區裁得體而設施弗謬也近世宦情苟得善所輒用爲悅不則怏怏此無他計便安要聲利也昌平城瘠薄部吏星稀人士皆知之然亦可以養節完名大臣身任疆場豈得顧私願哉諸陵邏卒逃匿居半與團營之兵同勾稽補伍倏集倏散無裨實効與團營之兵同汰嚴則波

瀾喧口然竟不爲患寬則苟安一時而有卒然之憂斯兩者相去遠矣不可不審也且事固有難難在時勢耳至權度時勢者人也卒議之難坐不爲理可乎

答姜僉事書　倭奴

自鄙人入南中客爲稱足下賢者蓋百數然未有驗也居無幾何而海寇至所在大城危小城陷靡不得意然唯獨海鹽完問之海鹽所由完則足下在城中運帷幄之籌而又有湯參將者與之戮力奮擊乘城拒守寇嘗三圍海鹽每圍厚集數重期在必拔然竟

不能一中高墉之隼。則足下之智畧勇力彰矣。今他城皆若是。則賊鋒挫必遁。賊見他城悉悞軟不與犄角。獨海鹽伉。以故數至圖傷之。素常鄭公海鹽人也。爲鄙人道之甚詳。故鄙人信客前嘗賢足下者。果有今驗。非謾語也。初寇侵上海也。上海令懷印亡徒肩縣門閒無人。邑中人見令亡。亦盡斉竄如雲雨散焉。賊入以素所聞二大姓。盡掠其財而去。殺傷數百人已而令還。寇復至。令輙復亡。寇過縣門仍肩無人。乃始排門入。吹火燒廨宇門樓皆空。前上海民亡者。背

還、寇俄復來、不及避、皆伏在鋒刃、積尸高者丘陵、卑者谿淵、爲之不流、比三至而邑中室屋空、寇揭虛裝去矣、夫寇三至上海、輒得意去、及三至海鹽、皆燥唇乾喉而歸、則信乎足下之賢有力也、太倉被劍、在上海後、太倉人爲鄙人述其事、尤可扼腕、方賊艦泊海口時、才數艘耳、其登岸薄太倉城者、且不滿百人、太倉守臣、怖于卒至、則股栗不能持、乃掖而乘城、守臣從諜間、望見賊鋒橫厲、須臾而三遺矢、左右皆笑之、其有以事白者、第瞪目視、口噤噤不能語、頃之稍定、

則又朴擊施威用。蓋其陋若是。則太倉柰何不殘。當是之時、設令足下備太倉、且不啻守海鹽、其智畧巽也、今寇留海上、業三月餘矣、諸公賢有力者、第能嬰城收保、不及百姓于劋、然未有與寇一劋者也、其不能劋寇者、有說四焉、夫兵不素習、將不知兵一也、我衆附賊、益賊之智而張其膽、二也、巡視憲臣、權拘而封疆遠、權拘則不在統轄者不聽、封疆遠、則緩急不相救。三也。封內士大夫。生長江南。不諳兵謀、然好鼓喙沮事執役之臣往往搖于邪說怵于後患有作輒

轂之四也斯四者寇所以敢犯久留橫行而莫之遏也以余觀今日之勢參彼已之形寇欲去則去不欲去則聽之卒無可奈何至爲異日計則鄙人有策三焉而練兵卒籌軍食不與也三策者改巡視爲巡撫開府于浙之省中而以巡視爲帶銜以福建附屬之今巡撫亦帶提督軍務節制閩省然時爲浙閩提督而設置今何之也既已正名巡撫則藩臬有司咸聽期會軍餉民兵咸聽料理遴徵近發咸聽區分於計便此一今疏請置總兵參將是矣而未指其總兵建牙處所愚以爲當置之閩越壤接之界海道之衝而諸參將列砦分屯

于海上者散若星羅會若蟻結有警則督所向分戍叅將擊之賊安得登岸然非大破恒調力伸軍威則軍吏不肅士卒不為奮此二江南法網之弛特甚乃仕者率用寛和為治故至此誠取軍法戮不軌之民則誰其遏夷而跨海劬貪暴之吏則民安又誰其甘心秉業而化于夷也此三至若練兵卒算軍食之兩者固稱要領則既立撫臣撫臣自舉之既立總兵總兵自舉之此謂溉其根而枝葉自庇者也凡今吳越兩地戰卒皆閭閻好騁子弟也彼其醉呼于市中舞

立撫臣而撫臣不必舉也立總兵而總兵不必舉也若非舉之則長無事矣

拳以示力、一見勍敵、即奉首竄矣。頃閩寇兵鳥舉。倏而東、倏而西。不可得而制。要之城守爲是。下令日。有警至。即入收保。近者歸城。遠者屯結。幸不使重傷而已。若欲剿賊。令懾不更犯。則異日徐議之耳。王思質者。鄙人雅所禮重人也。其才智敏速。腹腸廓落。足以立事功。顧視事之日淺。無以應卒。然能焚蕩賊壘。撓不使寧。是亦一奇也。他口雖啾唧。不能左王公之訹乃王公顧若懾者、呶呶効兒女子爭言、亟于相勝、豈豪傑任事之槩哉。彼言乎巢蔓延者。此昧子語耳。有

識者不與理也。凡本居爲巢，次舍爲壘。今王公所焚蕩者，賊壘也。安得稱巢。王公不持是爲解。乃輕擊豪首。驟詰禍因。祇以搆怨深讐而已。是不自明也。若見王公爲道區區如此。

策　安邊

問我國家建都北平，以宣大薊州爲肩背，以遼東爲左臂，謂其外與虜接，而內距京師不遠也。故先朝謀臣，於此數鎭，恒注算焉。正德中北虜突入宣大，寇自羊，南逼居庸近矣。已而見我軍三面至虜

輒遁太卒無所得于時兵何卒辦將何卒良至今人有傳其事者可為訓乎花當之子冦馬蘭谷也射傷禆將禁矣本兵請使責問求執其子償其罪以明　朝廷之威自是朶顏諸部畏威奉貢何謀以制之也成化末海西建州諸夷數犯遼東守臣議主撫本兵議主勦卒用本兵議與師伐之遼東以寧由是言之則主撫者非矣乃復有言勦之非者何哉今朶顏諸部海西諸夷往往竊發為二境患非虜益驁悍莫禦故就爾諸士訊所聞而知者

以裨邊計苟有自獻而足效者即不襲故計可也

愚聞正德中虜酋駐牧威寧海子威寧在宣大二鎮間時王恭襄在本兵書聞乃即選大將一人參將二人督京營兵練習之又徵遼東兵赴薊州備之又檄宣大整兵備之既半歲虜不來申令營兵在練者無得怠諸鎮兵亦不解忽而虜果入白羊口南嚮而趨居庸書連至告急乃即遣所選將所練士出擊之遼東兵自左臂至宣大兵隨肩背至諸軍既合虜狼顧駭慄一日輒移去是歲也虜春駐威寧秋乃始入者

伺我懈而與得縱也。借使我兵。以久待不至弛焉彼計中矣蓋虜凡大入。必招集諸部落。以利啗之。不得利不足示信自虜既威寧。即識其計而備之。若恭襄者。真謀臣也。又聞正德中。朶顏酋長花當之子冦馬蘭谷也。叅將陳乾禦之。花當子射乾。乾死。恭襄乃請遣使責問花當。即如花當不知。則執其子來歸償罪花當不坐不服。則起大兵伐之。以遼東兵攻其左。以宣大兵攻其右。破滅必矣。花當懼服如令。夫花當夷種也。輕生善鬬。豈憚我兵哉。貪漢財物。如啖甘蔗。舍

而弗恐嚇之也恭裹習之故花當寧棄其子意不絕漢奸即如恐而不問將無忌矣今若此則是爵賞之恩于其降伏誅罰之典咎其犯順威畏並著以華其奸而誘其裏若恭裹者真謀臣也又聞成化來海西夷之犯遼東也驅掠甚盛我軍半創死本兵馬端肅議曰夫海西夷降虜也今來犯是不降也剿之宜否則長驚而狎中國之恩守臣陳鉞曰剿必啓釁撫之宜詔從本兵議乃命將出師直擣賊境誅戮俘馘以千百數赫赫嘩嘩威振殊俗矣夫女直嘗起海西

據中土。非細物也。犯而顧撫之。是彼制我也。今剿之是我制彼也。其時余肅敏識之曰。寧成功于門庭之間。勿遠致于敵入之境。斯馭夷之恒調。非適時之大權也。若端肅者。真謀臣也。夫謀臣之在事也。未事而畫之。則爲之計利害。籌多少。視遠視近。較彼較我。若大賈行貨。度三五之數。而等貴賤之利也。其畫定而舉也不可諎奪。不可禍怵。迅往迅邁。飄飄乎若鷙鳥之搏也。若峽水下舟而放之疾也。故始無輕發。卒鮮廢事。後至者弗可弗稽也。夫大匠以目中。然未有離

繩墨巧者也。上醫以意中。然未有舍方書神者也。兵亦若是而已。頃歲以來。朶顏諸部。恒出兵以擾薊疆不宜置之不問。且 國家所以懷夷者甚厚。而久授爵降印。世世弗替。乃復和親北虜。市外交。而恐嚇疆埸之臣。以要賞益貨。否則來侵。弗可狃也。可及其來

朝諭之禍福。戒勿負恩絕好。其擾邊甚者。按依前事。固求其人罪之。卒之蒙罪者少。被賞者多。少不勝多。則威不勝德。不傷國重。不起禍階。則朶顏可常服也。海西諸夷。屋居田作。與中國同。射獵侵掠。與北虜

同。蓋兼二俗有之。兼二俗則易制也。今夫屋居田作則今奴亦屋居耕作而日益强者閩之叛將示搗巢可行于西而不可行于東也內顧重。內顧重則搗巢之令得佩其奸。且彼內附久則信義可責。於其來侵。時出鋭師。以逆境上。名曰搗巢。按且勿進。令來歸義。兵乃解。此既歸義。則要取盟誓文書。以持後事。夷即難信結。我將兵之有詞也。如此則勦存撫情。撫寓勦威海西夷可常服也。至若北虜。制之固有舊策。而刻卒罕睹。何者。虜將先失之懦將後失之也。何謂先失。失之虜將大入。其兵非一日能集也。又其性儇黠。結營在此。所向在彼。倐東倐西。疾

於鳥舉此彼醜恒態也覘者至苟得虜情能即發符徵兵分地據守又於要害之口必從之路多張旗幟盛振金鼓示形以必不可犯示閒以必不可乘虜衆望見懼不敢逼守之無何且移去矣而將不早圖遂令穿塞而入肆螫我土故曰先失之也此智不能勝謀不能先故曰庸也何謂後失之虜既入塞或合十萬之衆結爲一營而我軍數萬分爲數處勢不相當

若有能辨此者雖將之亦不入也

安可進取惟得利歸也則所得有多寡彼醜有喜怒及既出塞輒各分散不相顧藉苟俟之歸路谿谷之

間阨塞之處伏兵邀擊奮獲畜産即以其半與之宜大之人習勇好利將奮九死應矣而將不比圖遂令十來十歸窮來富歸虜無遺矢鈇戕之勞而安取虜財如索諸寄故曰後失之也此其保爵愛身偷禍求全故曰惰也且彼既僨事矣而如罪之罪之當也無救于僨也故選將恆談而制虜之術要不出此其若選將則莫如守臣自薦所知本兵因視所宜任之守臣得良將則外有與本兵得良將則內有恃殆無憂制虜之術矣雖然本兵守臣此兩臣者尤要也尤要

則尤宜擇也。是故　天子內擇本兵，非有識者弗與也。外擇守臣，非有識者弗與也。兩臣者起而應擇，內者量力未能勝，弗敢舉也。外者量勢未能運，弗敢任也。上擇固精，下量又審，則才者處權。才者處權，而疆圉之不固者，無有也。本有他長，授以偏管，則用非其能。用非其能，而責疆圉之必固，安有也。故兩臣先識，無識者弗可與也。彼王恭襄、馬端肅者，並以識勝。不若商文毅之于項襄毅，王晉溪之于王伯安，皆以識識也。識其識，則不用其謀。故貴有識者，又貴識識者。何也。百年之計，不可以日前效，而見在眉睫者謂迂也。獨

賭之計。不可令衆庶見。而不得其指者。謂詭也。持重之計似怯。趨時之計似輕勝。計作敗服計佯與凡此皆難識。故有識之士。恒爲不識者擊之。識者一明其指。以示無他。則謀泄事去。與無識同歸矣。是故孔子譏不密。管仲戒漏言。兵且壓境。敵國不知其向。終日治旅。左右不測其爲。納之死地。猶如用我者。置之安利。猶如危我者。故兵事稱機。謂發乎此。應乎彼。利害迅疾。猶如去矢。胡可泄也。胡可漏也。此則有識者任兩臣而擇此焉。可也。

序

贈黃僉事兵備遼東序　遼東兵備

天子踐阼之二十年虜酋大入寇太原其明年復入叟進趣利守臣不能禦令得志引去　天子怒悉法守臣有司奏自今緣邊置守咸以西北人承之謂西北人忠敢有濟遇難不回不專以習邊云當是時秦人為刑部員外郎者二人蒲子仁伯黃子叔卿於是遂用仁伯為山西按察僉事二子有友王生維楨謂黃子曰仁伯固晉往然且及子居無何遼東兵備缺

吏部遂以叔卿請疏曰臣觀虜寇晉鄙再得利甚鉅今聞守不至然性貪意必窺覬得所欲夫遼東者國左臂也北鄰東胡虜如要約東胡合兵內嚮則禍中遼東遼東若守虜既阻于西復阨于東勢不絕漠而北不得也然本在任人臣謹擇可者莫若黃員外令員外爲僉事以山東銜備遼東寬則聽訟備糧練兵謀勇急則從軍擊胡逆來邀往如此則官省而政一事豫而變消於計便疏 上乃詔僉事往舉職盡如吏部請然黃子深中篤厚衆心比附湍子哲偉有猷

受事輒立、二人者性行雖異、於今拜咸稱王生曰、余聞諸邊人云、漢掠在虜者、率安土忘歸、其能者反爲胡攻漢、問之則謂漢賦法繁重。人無寧處、而胡俗自便、以故苦漢而安胡、不嫌孤德、不羞逆節、夫胡至犯夏、用夏制胡、夏化爲胡、胡何制哉。是故隆城浚湟、易踰也、利劍長戟、易折也、卒不得恃、誠欲保境攘亂、興造緒業、唯在愛養拊循哉、唯在愛養拊循哉、其時蒲子使在外、乃即使所拜僉事、不得與語、獨以語黃子、諸與黃子游者、多謂王生言是、黃子泰之咸寧人。咸

寧人有何氏許氏並爲都御史罷歸有請虜材乃因黃子而感及二氏黃子先爲工部後歷刑部皆有狀不著著今所以命官者云

贈侍御齊公再考序　樊虜

齊侍御者遼東人也其方近塞而與東胡隣其俗尚飛纓走馬其人講干戈戰陣之事禽敵封侯之業乃侍御齊文顯豈非士所謂兼才者邪始舉進士除蒲城令曾胡居西方者寇避邑大掠去令爲蒲城埋城郭選守卒而時時論制狄之技無長于砲火利于五

兵已又調咸寧是在嘉靖己亥庚子之間邊將有私其策勝虜者於是泰之人第知咸寧令良令也而不知令夏武也既為侍御持節按山西山西苦胡患者連數歲聞侍御來百姓相謂曰意甦我者必齊乎侍御至果以為大創之餘無用密法痛之乃捐徭賦寬獄訟扶傷舉仆與百姓復始久之定乃始明法申令鉏有司之為厲者山西大安至檄諸邊制狄之畧大槩言繕垣增兵制器三事其若為令時所講云侍御出入中外凡六年及再考甚大臣考侍御者署上考

最稱練識兵謀，足當異時一面之寄。嗟嗟！固知臺大臣非溢言矣。考之年，為戊申，是秋虜本謀犯宣大，虜諜者言宣大墻新成，又峻，不得絕，且約犯遼東，曰：自遼接薊無墻，徑得縱。（虜之畏邊亦不專在墻之有無）語聞，侍御因修前議，奏曰：臣今竊聽胡諜，寇遼東，遼界虜力，稱不能獨應，必借援他軍。夫虜歲入歲援，歲費胡馬三返，而倉帑已虛，費雖耗而害不息，非良計也。臣願接宣大而東，因山為障，其地平築堵，高與山半，即虜至不得直犯，可省調集供奉之煩，且令負墻處者，倚而耕作，牛羊放縱，靡患

侵驅此則暫費永寧計便而利長可施也（而議者又甚言築樹如羅沙大非計也）及陳增兵制器率詳備委折茲不盡記焉士大夫傳其疏皆韙之侍御固有才然謙溫不欲居人右聞人譽則引身退退如弗勝於是士大夫益賢其為人王維楨曰夫孤子語孝楚夫論步口言之身不能行之二者非也能行之而獨能言之齊公是也今人望連帥方鎮力求勇任畧無遜詞謂烜赫尊重得意也乃不省手權而安所措設若齊公者豈非鮮哉

贈東嶽先生致績序

今南京戶部尚書東穀孫先生者前為南京工部尚書而攝兵部事其時會倭酋發先生諸所振舉皆可明臣節翊國難余私為記之云始倭酋來侵海上也衆不過數百人微耶耳海道以書白兵部先生得書輒大驚其時屬大暑而又暮夜先生立呼火草疏驛聞于 上當此時客皆謂先生疏太遽且須之以觀其定先生固不肯居頃之諸道書旁午至或一日十數至上海言城陷太倉言城樓燬嘉定言城被攻甚殆賊衆見者至萬人其伏兵不知其數先生傳書令

諸大夫徧觀之、客前言先生疏太遠者、乃皆造門下謝、言先生識賊狀。覩後事。我等弗及也。頃之、有得賊諜者、自云賊且欲窺江上、不但已、先生懼、遂集諸守臣謀之、有一人前曰、苟必欲發兵、固須請、乃可耳、先生曰、言者、言者奉首還、不敢復爭、先生乃言曰、夫春秋之義、先發後聞、謂倉卒之變生也。獨柰何守膠柱之見、而不顧急難乎、于是自爲令。分軍爲六道、出屯戍要害處、而各置一將領之。而又爲之懸賞格、申罰科、既已定、乃尅日行。宣言曰。有來撓吾計者吾奏之

不則與若俱伏矢石之下。毋令誤國。而徒自泯沒也。

其日兵遂出。乃請糧于戶部、戶部予之、當出兵而行都市中、卒皆練甲金戈、光燭雲日、父老觀者咸拊手嘆嗟以爲老且死、乃始此睹、何其盛歟、兵出可十日所、而倭酋皆同舟不來、先生禦寇、凡三疏、其二疏、事既已斷、乃後奏焉、翰林王生曰夫從古以來、賢才之士、非少矣、在昔正德之季年、嘉靖之初禩、傳有樂平喬先生者、而又有儀封王先生者、二先生相攝而爲南京兵部尚書、南中人至今稱之、以爲當其時江南

保障東、不在海、此、不在江、在二先生之身焉。由今孫先生觀之。令與二先生出同時。當鼎足立。仕同地。當比翼奮。皆所謂上應四七、下乘五百之運者也。豈可數數見哉。孫先生攝兵部時、南中人咸事籲禱、願先生爲眞兵部、已而改南京戸部、非其望矣、先生自爲尚書、三遷而滿、三年當考、臨行、王生送之曰、吾欲上書明先生之概、乞改玉授鉞以荅下情、俱人以我爲越俎、而阿私好也、吾欲纂述前事、寄勒石室、而身在江表、俱人以我爲賣直、而奪彤管之職也、故私獨記

之、吾且欲謁歸、將持而藏之名山、令後世有知者求焉、先生毋以我爲無益于公也、貳工部者、歐陽先生、見余記、語人曰、彼王氏記東穀先生事、信魁然大矣、然東穀前爲戸部、而值財用詘也、曾蔵益巨萬之資以給之、既改南京工部、又復省財、至不可勝筭、凡此皆大政。乃皆遺而不錄。何也。王生聞之慙。已自解曰。夫合浦之珠、網者詎有窮哉。則吾有遺錄焉。固也。

贈大中丞須野張公巡撫貴州序 貴州巡撫

今 天子念貴州在萬里之外、其地險遠、其俗半雜

夷難治，非得博大通方之士以使之，則不可以往，令有司上可者名，有司以張公之名上　天子然之，爲下制諭張公，張公得制，其時爲南京通政，即以其事問貴州人，而貴州人游南京者甚少。又以問客嘗游貴州者。而愈益少。乃就翰林王子問焉，謂翰典在史局，按輿圖，知其方，考譜牒，知其事，宜令言之，於是王子受令，而以爲愚者畢謀，智者畢聽，古之道也，乃爲之言曰，夫貴州諸夷，既已受制稱臣，比于內地久矣，忽而豪暴者興，輒敢干紀者，公知其故乎。彼有所恃

也蓋其地多山而山又峭峻蜿蜒回互自為城郛山下激澗千尋環之如帶據之成池或所居國必依此為固彼寬則稽首納貢効款款之忠急則閉關拒敵不發一卒不射一矢雖有百萬之師翱翔而不敢進誠格于險也 高皇帝知其然諸夷既降乃因其故俗官之於貴州置省廣遷內地之壯士實其中若曰夷安則與安夷動則與定也今往撫其地但仰求

聖祖之指于二百歲之上而洽其意于萬分之一則得矣夫以 聖祖之威兵甲之力其剪虜若草菅

耳乃不滅斯種者非倦而不能舉也以為西南夷至衆而斯種頗內屬將因為扞蔽內省屯戍轉輸之勞而外禁侵軼之患故第以漢官命之不純用漢法治之也間者秉鉞大臣苟揚國威不講前事如雲南沅江之患上以虧天家之重下以啓他夷之奸此有識之所謂舛也夫古號貴州為鬼方者以其人譎詐變幻執之無從搏之不得有似于鬼故名之也僕聞法緣俗立順其俗即所以行其法威忌時作當其時乃可以明其威彼諸夷相噬自其恒俗方其猜猜而爭

（敎語化盡柔遠之道）

之際兩不相下則竟必相屠然畏死亡戀親戚亦固有之適此之際公若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馳入其境以示爭者剖判是非曉以禍福令各罷兵彼之聽之將不俟詞之畢也僕竊覩大臣之體與小臣異事小臣競一節持一行即得托名于賢者之林大臣則問安社稷保封疆不耳公所以安之保之者固甚具也僕言胡益于執事哉顧獨念兵患輒動動亦有期士患弗彊彊亦有道惟公裁察而熟慮之毋忽

奉送大司馬鳳泉先生歸宜陽序　京營

陽泉先生者宜陽人也天性忠鯁少而講匡攘之畧所居官多在秦之邊鄙凡虜情兵狀皆明知之聲名甚顯今　天子之二十九年先生為吏部侍郎其秋虜騎入關南京師震恐先生受　詔督營兵以拒虜先生令士皆出郭而陣收郭外民皆入城民皆以私藏隨虜守十餘日竟不獲一物而還於是　天子賢之頃之天子更兵制合十二營兵三分之如舊制為三營而設戎政府及總理佐理之官二人遂以先生

此中大雅

為佐理官常是特先生奏罷中貴人不得預戎政又

能勳臣不勝任者二人。兵浸浸振焉。由此　天子器
先生愈益甚。而命兵部尚書缺、　天子手批先生為
兵部尚書。先生自以遭遇非常、思傾身以報之。既拜
乃遂條治兵五事上之、疏入　天子忽下部議先生
先生恐、即上書納印綬、遂罷而歸宜陽。秦中人宦在
京師、故居先生之門下者、凡若干人咸追而送之郊
臨別、史楨進而言曰、先生且休矣、少選之頃、　天子
且復召先生起矣、自楨濫竽供奉之班、立在交戟之
內、竊覘　主上之英明獨斷、論功不問其咎。錄大不

按其細。在昔經國之臣。有所謂揚石淙氏者其人如龍。又有所謂王晉溪氏者。其人如虎。龍所在淵。雷雨興焉。虎所在山。草木茂焉。人罔不仰其爲祥。亦罔不駭其爲異。 上始皆斥之矣。後竟皆徵之。且方其時。讒者在側。而二氏復進也。夫有非常之功者。必有非常之議。有非常之議者。必有非常之謗。謗久而益銷。功久而益著。暫不勝久。則謗不掩功。而跌者卒奮。彼其媕婀附時。捨社稷之長策。徒以自固其祿位者豈少乎。然一跌竟不復振。 主上弃之如腐鼠然。誠見

其莫有賴也故楨穪先生且休矣召者頃復至矣先生歸宜陽旣二年言官復奏之欲以爲兵部尚書未報若有須焉先生前所罷中貴人遂著爲令不得變所與共事號總理戎政者其人驁悍先生故嘗嫉之卒陷于大辟其明年先生之子王子儀選爲給事中有司以爲子儀名家子年雖少有大人風　上因乃拜之冷天下傳先生在兵部疏凡幾種獨至讀罷中貴人疏則皆變色嗟嘆以爲難能焉疏畧曰今國家之所患者惟虜所最甚患者惟士卒弗振原以爲斯

二患者。非深患也。所謂深患者。唯在中貴人典兵權耳。夫今之團營。卽漢之北軍。唐之府兵。宋之禁旅。所以衛京都。備不虞至重矣。其令勳臣掌之者。謂其明武略。其令文臣共之者。謂其督怠弛。其令中貴人監之者。謂其防壅蔽。總之以厲兵振威焉耳。乃者胡馬來。臣謂團營兵。令出城擊胡。而十二營半空。見卒又罷弱不任旗鼓。夫卒至罷弱羿屬之文武二臣不得辭矣至空無人者。則乃中貴人爲之耳。外譖籍籍。咸以爲有輸錢脫更之弊。是本用監軍。反用蠹軍矣。

陛下卽若不赫然立罷之則歲月旣積消耗益甚假令虜踵前智復射一矢于闕下誰與驅逐此可爲寒心者也夫刑餘之人令其參列壇場固已虧體而況于作蠹耶臣聞久服之裘必弊常用之器必鈌請罷中貴人勿使更濫戎機亦保軀善後之圖也夫中貴人旣罷則什伍充實卽於什中選伍於伍中選一豐其餼饋時其練習卽可得精卒以精卒當彊虜何患哉臣故曰二患非患中貴人典兵權深患也臣又觀在營諸將徒善爲容難以効實臣欲調諸邊名將久

此提要策今務兵者

處行間訪穰苴之畧者毋啻各置數人而罷今之善爲容者則李廣在軍而舞車之徒出王翦開壁而超距之卒奮所以懾外夷安中國滌舊恥伸新威計無急于此者臣誠慣胡驕志在忠于　陛下故縷縷如此夫撩蠆之尾必中其螫臣豈不恤獨令戎事坐而益壞矣願察愚悃降咫尺之詔定萬世之規臣不勝大願此疏初下時諸大夫見之驚曰古之言洛下多才名不虛矣

壽大司馬督府太華何公序　薊州總督

薊州故不置督府、薊州督府之建、則自今太華何公始焉、何公蓋嘗有名于嘉靖之初、以僉都御史巡撫大同、虜酋不敢窺大同、已而廢歸居關中、然何公才高頗自負、以爲脫國有兵事、且要復問我、我臥未安也、客從關中來、言東陽輯寧、烽燧不熢、何公即喜或有警、輒愀然動容、若將持重界已也、居二十九年、而爲嘉靖庚戌、虜酋擁衆、從薊州界入、殺掠數萬人而去、烽火徹于郊關、天子蓋憂之甚、詔薊州置督府、公卿大臣謹擇可者以聞、於是大宗伯徐公果乃

言何公、已何公徵至、　天子信宗伯言、陞何公右副都御史、尋進兵部右侍郎、以薊州兵屬焉、或言今何公守薊、虜酋必不侵薊、則西寇紫荊、東犯遼陽、必有之、莫如取三鎭悉屬之何公、則東西三千里俱安枕無事矣。於是何公奉　詔領三鎭、初何公之徵入也、縉紳之徒、故聞何公名、咸造門下請謁、座客常滿、客問計、何公頗道之、客見者、輒自以爲不及也、何公厤時、年尚壯盛、今其髮斑斑變矣。何公旣蒞鎭薊州巡撫都御史吳君、兵備副使王君、皆輒以事白、大梁言

什伍虛耗、塞垣不守也、何公太息焉、乃遂奏募兵築邊、及分區列戍數事、 上皆允之、於是東接山海、西連宣大、亭鄣星羅、旗干林立、肅肅乎稱金城矣、是時、辛亥春及夏而諸鎮防秋之兵、四面輻至、悉聽何公計、何公則論較要害。部署兵將所宜。討定。下令日。不如今者付之法。其遼陽紫荊兩鎮遠。各以檄告設備。虜酋往來塞垣下。徘徊瞻顧、不敢入。既秋八月。虜酋度計困乃遣使上書乞修貢職、比三衛、 天子不許許金幣市馬、且示羈縻、因以見我之廣大富厚焉、是

時屬有收，禾稼登場，馬不蕃野，長老頌德，皆以爲得何公晩，今昔年虜入而罹禍慘也，於是吳君王君相與謀曰，在昔有周，有奏凱飲至之禮，彼尚謂功成振旅也，今何公在鎭，不動衆，不血刃，而境內宴然如堵，於古人且難焉，其涓日持觴壽之宜，即爲約書，移兩鎭，兩鎭報書如指，兩君因關白何公，何公曰，未也，往虜之入也，云三衛有導者，夫三衛者，薊州之藩蔽，虜東道之咽喉也。誠與虜通，謂之近憂，急之則自撤其防，寬之則長奸滋患。柰何。會有請征三衛者，何公列

狀具陳其不可卽其罪不赦第擒其導者示警足矣須之何公果得其導者二人俘于 朝 天子嘉其捷疾言効乃進秩廕子寵光光大也兩君因再白欲壽何公曰待之卒不離次將未釋戈也卽觴之樂乎乃奏兵近者歸伍遠者歸鎮各與犒乃遣比十月督府甚閒暇兩君率諸從事部下者持觴觴何公何公曰諸君幸今日樂乎故前爲壽也吾且有萬年之憂四焉夫三衛本狼子以人畜之終難一遝人降虜者多則我衆減彼衆增二募兵實遝非攻戰之資三遠

道。徼卒疲於奔命蔑吞虜之氣。四夫圖目前之急。而遺久長之利。非計也。何公且觴且論。至酒罷未已。月餘。王君以書抵史禎述其觴之月。何公語。禎乃嘆曰。夫人帑以就功名。不慮其遺難於來者。衆甚也。乃何公獨念萬世計。古有社稷臣。至於公近之矣。何公爲人精妍有數。大放計然之策。家居身所致貲數十鉅萬。一起而謀定疆埸若此。人生退不免于寒餓。進不能取尺寸之勳。安可比丈夫哉。禎何公之里中士也。相知特深。故云。而吾又嘆徐公知何公非尋常見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六十三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李雯舒章
　　　　　　　　　宋存標子建參閱

王黃門奏疏

疏　　　　　　　　　　　　　　王燁

陳膚見以贊修攘疏　　制虜

蓋天下之事。貴於謀定而濟之以實。古豪傑之臣。不動聲色。而應猝戡難。常有餘力者。由此道也。謀之不

定緩急之間。一失其分而公事去矣。宜急而緩。則與散願弛。無以備不虞。古語有之。旱則資車。水則資舟。以待乏也。況涉河乏之舟。登太行乏之車乎。宜緩而急。則張皇迫遽。而反乖於事情。有急之形。坐緩之實。則今日攘禦之計。恐不能不勤 聖慮耳。以爲緩耶。則募兵買糧。內外別責固宜矣。外此有羅通德倉糧之謀者。有斂京師蓄產之議者。嘖有煩言。何張皇至是耶此謂有急之形以爲急耶。則 皇上嚴旨以責其治兵矣。而司兵柄者。未見兵之所以治。責其備糧矣。而

司計者、未見糧之所以備、不理其本而惟末之圖、故力雖勤而功愈寒、萬一有警、則秋期迫甚、不遑之處、顧可以空言還耶、此謂坐緩之實、臣等謹以邊務之大勢、先爲

陛下陳之、夫兵也者、氣也、故欲治兵、莫先於飽其氣、今萎而積弱、氣之不揚甚矣、臣等每以虜事詢諸緣邊之人、率搤手戚頞、謂莫之敢攖、臣等雖甚罷駑、竊笑其說之卑也、夫括虜部而周數之、大約僅二十餘萬、而以驍悍自怙者、惟吉囊與俺答阿不孩二部共七萬人、竊據河套、爲我門庭之寇耳、其

餘如亦克罕之荒僻。伯思罕台吉之庸瑣。固皆鼠子也。我兵無論外郡。環邊閑者。四十餘萬矣。衆寡之分。固已不論。若整我節制之師。驅彼嗜利易駭漫無紀律之虜。一獸負矢百羣皆奔矣。況仗 聖天子之明威以臨之哉。將謂虜之獷桀。猶豺虎之不可禦。虜信豺虎也。然執豺虎而屠之。食其肉而寢處其皮者。獨非人乎哉。葢智勇並用。必非徒勇者之能當也。若去秋平定嵐石之寇。是又入穽之獸耳。以孤懸之虜。深入千里之地。內不知經幾巖邑。越幾險阻。使閫外有

人縱不能迎敵奮擊以揚我軍威亦必堅壁清野以銷其鋒時出掩擊以牽其四掠候其去而集厚陣以尾之遣驍騎而左之右之夜則多鼓鉦聲以震之或銜枚以襲之晝則多張旗幟以疑之或據險以徼之或閉其泉源牧地以困之乘其困極而殲之虜固遺我之獲也乃一籌不展使得以呼嘯跳梁而去此志士之扼腕而憤懣焉者也雖然忘羊而補牢未為晚也臣等恐牢之敝而羊愈觝逸耳夫秦晉之民古所稱尚氣槩勇力敢決者也今宜勇而反怯者有三弊

焉勢之分也法制之求之也心之携也何謂勢之分聚數寸之鐵以爲椎可以擊堅而無缺引而丈之則弱堅可以伸之撓之聚四十萬之兵以壓虜鮮不靡者然環數千里之邊分戍之而聚焉者蓋寡矣及寇之來則又分某兵於某處按伏某兵於某處應援某兵於某處防禦畸零隔越正所謂小敵之堅大敵之擒矣況虜騎之來無慮數萬而諸將所領僅止三千雖使孫吳頗牧復生無可爲者故不爲徃昔揚琳孔璥溝之敗衂則爲近日丁璋石湖蛽之覆沒勢則然

耳是蓋以竊發之禦大舉不知因勢變通之過也竊
發之禦兵不得而不分其防多也大舉之禦兵不得
而不聚其勢重也臣等謹按東自柴溝迤邐至靈州
以西無處非套賊竊窺之徑然大舉之衝則有二焉
東犯應朔順聖等處則大同其衝也西犯平固環慶
等處則花馬池其衝也大同固為重鎮矣臣等請增
戍於高山聚落二堡以為之翼其次則偏頭寧武鴈
門之兵所當蒐補焉花馬池近固知所重矣臣等請
以固原總制叅遊等官移鎮彼地更增戍於安定柳

楊二堡以爲之翼。其次則定邊與武之兵所宜整訓焉。寇東侵則聚重兵於大同以遏其衝。高山聚落之兵應之。偏頭寧武鴈門之兵又應之。如勢重不可支。則宜府左援延綏右援之。寇西犯則聚重兵於花馬池以遏其衝。安定柳楊之兵應之。定邊與武之兵又應之。如不可支則又延綏爲左援。而寧夏爲右援。若窺延綏則大同花馬池之援亦如之。如其深入。則省府之兵。與州邑之民兵。又協應之。不以非我信地而東兵以坐觀。不以虜已出境而返轅以自適。如是則

聯絡之勢固矣不但已也賊竄於東則西兵偵探虜
賊於一路入者每遠徙各路以收帳房以為救之據
帳之遠近虛實而遣死士以擣其巢穴賊竄於西則
東人偵探虜帳之遠近虛實而遣死士以焚蕩其種
孽產畜如是而犄角之勢成矣聯絡可也設或羽檄
紛馳而延調於戎裝之未辦客兵方集而虜已掉尾
而去則若之何是在重總制鎮撫之事柄而使威令
信義之素孚則臂指之使首尾之應無不如志矣犄
角可也設或輕重以自擾緩發而後機二者皆取敗
之道也則若之何是在衙撥偵探者之賞給而使之

必明必信則所謂知戰之地知戰之日而我得勝算矣奇正分合有定策而無定形翕張運掉勢在我而不在敵何有於不虞之虜葢寸寸而守之不若扼其吭之爲要惴惴焉以防其擊固不若批亢擣虛之爲得勢也此今日經略之要機也若以爲固原之鎮未可以議遷而花馬池之懸隔未可以易守臣等請以往事明之延綏之兵昔駐延德而虜横今遷榆林虜就指每省勢退者正得扼吭之策也余謂故之失策恐未可也雖然如法制之未何哉兵也者將之利器也將也者國家之利器也今之馭兵

以折軍之法嚴諸將領夫兩軍相擣鋒鏑交加不死則傷今禁將領之折軍是不欲軍之戰也乎今之敗將若謂寧拙守無巧戰一有驍果之將出邊墻數步則持其後者得以開邊釁議之而何敢言擣賊巢穴耶是不欲將之戰也乎夫戰之與守交相爲用言不戰而守者是示怯且損勢也是故有勇兵無勇將有勇勢無勇制卒皆遲回顧望以偷生免罪爲得計養成偷惰欺慢之風以銷縮其肅勃敢勇之氣是猶持太阿惜其鋒禁不擊賊也此猶可言也至於摩抑頓

挫。持將士以一切剪剪之法。使不得搖其手。何哉。蓋豪傑之士。率有俠氣。不可繩撿。故古人見怒蛙則式之。見螳斧欲擊則避之。此意可想也。今呼甲冑之士如奴隸。而又舞文弄墨以密其防。欲勇敢之不變爲怯弱。不可得也。且今之文士。固將昭執物引綱維以作法於下者。猶或自越於禮法之外。而乃以剪剪之法。持百死一生之將士。不惟無以作其氣。亦恐無以服其心也。臣等請除寡謀僨軍邀功浪戰者罔赦。若有雖折軍而奮勇克捷。雖出邊而具有成算者。悉從

寬假以　亦其鷙擊虎搏之心除貪殘刻軍逗遛失機者罔赦餘悉簡節疎目治之無責其成律無持以細以長養其投石超距曳乘掉鞅之氣則沿邊將士不戰而勇增百倍矣雖然又如人心之攜貳何將之與兵相倚為命者也故可與之生可與之死可與之赴水可與之蹈火而後可以言戰守是何也恩之有以結其死心威之足以制其死命故也今諸鎮之兵素以忠勇著者延綏一鎮而已其餘不索粮而旅譟則憚役而狂駭甚至執主帥加不逞焉紀綱之不

振義方之不屬。至此極矣。爲之帥者。平居諄諄翕翕以取其歡。猶恐變生不測也。安敢驅之鋒鏑之間。出死力哉。是故一事姑息。煦之如兒子。而彼不以爲恩。反疑阻焉。臣等以爲是不難。存乎其人耳。宋宗澤之撫楊進。岳飛之撫張用。彼皆劇賊也。皆稱干戈與我爲仇讐者。一入營勞來。而卽戴之爲慈父。卒效之死力。况邊士世受國恩。寒餒事育之資。皆仰鼻息於我。而上下之義分森然。猶在。孰謂終頑竟不可懷來耶。得若人焉。明之以信義。孚之以心腹。有經有紀。不震

不備則恩之無不感威之無不畏耳將歌舞涕洟喜共來悲其晚矣若謂積疑已深恐不得而威之臣等則謂無名之惠適以生阻而有恩之威足以招携何則誠偽之分也且養戰士如蓄獵犬然終日發縱指示以馳搏狐兎則精神鼓舞各盡技能而大有獲也不然則安疲樂怠惟嗷嗷待食於人且釀成驕悍之氣搏噬人矣五代廂軍驕甚動生反側而宋祖以一劒治之遂帖然定者此明徵也若延綏之兵獨以忠勇著而獨有　於衣食抑揚勸率之道似或闕焉至

於治兵備糧歟不以為至悉矣但臣等所謂不理其本而末之圖者有說焉今之議治兵者清戎募兵二策而已以清戎言之清解雖勤而逋亡繼踵徒充吏胥之橐為生民一重擾耳況風土不諳甲冑不勝而無濟於用乎以募兵言之往年大同之變蓋常召募而罕有應者縱有之則見伍之軍不敷支給而新募之兵將何憦餼耶此皆不審事實為空談者也今之議蓄糧者不曰京倉挖運則曰例外發銀言挖運則飛輓之費不貲而京倉之儲有限言發銀則粟價翔

頃鎰爲銖用雖竭帑銀以輸邊譬之以石塡海也況軍士所急需者芰粟耳芰粟告罄積金如山曷用哉夫然後知漢晁錯實邊積粟爲有見之言固可務一而兩得者也傳曰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今邊境蕭條沃壤盡弃人散財匱久矣何司計者不立根抵久遠之圖耶人將謂屯政之壞由於法之廢臣等則謂必盡究其法而後屯政可舉耳何也利歸於下則不戒而人情樂於趨法持於上則愈嚴而事體漸以弛故寛大之政違人尚焉而況於荒莽寒瘠之地尤

宜施也臣等聞徃年邊帥豪戶罷藝俱廣不惟封其私圖而且便於公糴不惟大軍小負為廋廩之充而禦衛防護尤足為捍圍之固鎖見者不欲利之遺於（小人不知大計每如此）下也於是清屯勘地之疏紛紛焉今日追屯糧明日丈屯地正德初年寧夏之變以此鼓衆怨而遂欻然起矣撥之以弗靖持之以大急夫然後人情散而地荒地荒而糧乏糧乏而人益攜今邊民之日就凋瘵且甘心叛為虜用者其由來豈一日耶言之至此誠可惋憤臣等乞 皇上渙發明詔洽邊壞地有能佃

種者無論軍民無拘籍貫無限頃畝悉與爲業永不
徵科其壯夫徒卒有可耕之力無可耕之資者官仍
量給種具三時藝穫仍督令遊騎更番巡邏以防剽
刼將官墾藝廣者兼得多蓄死士以護其世業以壯
軍威軍府有司但定其疆畔治其爭盜毋妄生擾害
仍敕撫巡等官時加優恤勞問如此則兵農錯布耕
戰相協三年之內殷殷屯屯可以平糴於無事之時
以勸農可以優給於有事之日以恤兵事田畝者皆
囷倉糗不蓄而自充秉耒耜者皆干城兵不募而自

足。何此之不爲而顧爲不得已燃眉之計。空竭內儲割心腹且無益肢體哉。若謂王制無不稅之土。而繩武人不可以弛法也。則膏土茂田。忍捐於輿草之蕪沒而困斬於我軍我民之播佃生息乎。忍容將領錙銖爲軍士朘削而不欲其且戰且耕以自食其力乎。若謂懸瓿待炊。不啻涸轍之鮒而江西之挽。不及於救也。則挖運發銀一二年間偶一爲之以拯其急。若以此爲蓄粮之長策則非矣。至於勞來安定。尤在州縣親民之官。時其急艱而周之察其農事之勤惰而

勸督之。稽其夫家衆寡之數而什伍之、俟其蓄殷然後芻糇之儲蓄、民兵之調發、無施不可、而竊發之寇、可不煩官兵而捍禦有餘力矣。邇方州縣正官吏缺擇進士之俊茂者銓補、有建是議者、 皇上旣俯採之、何銓部之宜行而久不行也。或者謂虜騎之咆哮衝突、則我馬辟易矣、虜之巧矢命中、則我兵不可支矣、如之何、臣等謂避所短而用所長、此亦兵家制勝之策也。步不能當騎、騎不能當車、蓋衝車奮擊、則整而銳、重車列陣、則固而嚴、聞近年固原等處造有戰

車矣。何膠而不用乎。臣等讀史見宋順昌之捷。郾城之捷。皆步兵矣。以長刀巨斧。呼躍而進。虜因馬不及驅。矢不及發。而潰矣。何不倣而行之。徒專於弓矢之程。況戈矛殳戟神鎗機砲連弩之利器。虜豈有之。而遂謂不可支耶。縱馬之不可缺。則茶馬鹽馬點馬牧馬之制。何盡廢弛。而顧紛紛於買馬。責豈無所歸耶。況孳蓄之馬。逃貫臃腫於江之南北。無濟於戎備。而徒爲民之巨蠹。是誠不可解也。謂馬於邊。或於近邊之苑監。而歲解備用之銀於軍府。斯兼利於軍民矣

臣等見弓矢之造徧天下。每歲計數千金。率爲姦胥巨猾之欺冒。而徒以敝弓枉矢應常額。厚取諸民而於戎備無絲縷之益。此又不可解也。以歲造之直悉解軍士。聽其選士精造。以便給用。茲不可耶。若謂馬價弓矢之利。悉歸於邊。恐稽覆之難。而侵漁之弊滋此又數米命婦炊之度。非所以語經略之宏規也。前數事者在 皇上一號令舉措之間。惟得人而任之爲難耳。方軍情之未協。則撫綏訓定之爲難。方財用之久匱。則濟量羸縮之爲難。方兵威之久弛。則鼓導

足之法

軍中造解一

振勵之爲難。可戰而戰，可守而守。可進而進，可止而止。則應機轉化之爲難。事變橫出，則鎮定整飭之爲難。自非本之以至誠之德，濟之以不匱之才者，鮮能堪此。責以紓君父之憂。故必探天下之公，極天下之選。如宋西北事，委之韓琦范仲淹其人，庶幾有成績乎。若夫兵難遥度，事由中覆，機不容髮，疏不時報，則心腹手足之間，脉理之不貫，或有之矣。臣等請戰守調集之機，宜先發後聞可乎。軍中賞罰生殺之柄，一由彼制可乎。做便宜署吏之意，文自守巡以下，武自

參遊以下。悉由專奏易置。如往年楊一清之條擧胡經佽鉞等官。疏入即報可乎。倣市租皆輸莫府之意。賞犒支給。悉由隨宜專決。不以銖兩稽勘。使不得展布可乎。圖遠大者無近功。而兵家之勝負無定形。請不急其旦夕之效。而惟責其成功於五年之上下。不問其城堡小戰之失利而惟取其軍律氣勢之恢張森肅可乎。擬議貴精咨訪貴廣。以禮敦辟名臣俊士足爲主帥之師友。以賛軍機。如古藩府之開可乎。遠近士民有義勇絶倫者。許招致麾下。優其賞給。爲軍

鋒之冠候立戰功奏請補用可乎此皆 朝廷馭將之大制固非小臣所敢妄議然 皇上一振宏綱以洗積習頹弛之弊以建萬億年永固之圖則推轂之義固不可以不申事柄之歸不可以不專且重也近日有議河套之復者臣等以為議復河套於今日誠落落不可幾鮮不指為狂易人矣但兵也者勢也兆之則垂翅而委地振之則動乎九天之上信得豪傑而委重焉數年之後可以捧河南地還之 陛下不然吾所恃以限隔胡虜者黃河一帶水耳險為彼據

而二千里衍沃之土，使得以吹收孕育於其間，異日醜類益繁，則驁橫益甚，其蠢動將不但今日已也，奉天意以驅殄驕虜，此固復我故疆，承先烈以固永圖與好大喜功，快心狠鬬之北者異矣，至于郊埛寄邇之遺孽，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密為之防，而欲倚為緩急之用，井陘之役，夜半之祟，何如哉，疾瘢已發，益不待徵往鑒于劉石之禍也，此實隱憂之宜圖，而尤不可輕發以起釁，潛移默奪，要在柄事者之善處耳，若夫衛所徧天下，而繫兵籍者，皆傭販之夫，將領承

世襲、而司軍政者、率裙屐之子、我武之不揚、不止遐疆已也、乞大賜振整、自兩京以至郡縣之兵、一體訓練以備不虞、則克詰戎兵、固隆古制治保邦之所急務也、臣等猶有說焉、急治其標、故不得已而投攻伐之劑、然保和榮衛為元氣之護、良醫恒喫緊焉、夷狄其標也、民其本也、急於攘禦之策、而忘其輯寧之治、飢凶之謂何、而催逋之使、揚鑣兢馳于宇內、徵督不已、繼之箠楚、箠楚不已、繼之械繫、有司承望以苛急里胥貪緣以肆姦、民之騷擾、不更甚乎、周書有之、用

願畀于民碞是獨不宜深長思乎臣等進此猶有說焉董正治官乃肆征非庭之本故折衝千里之威常在樽俎間也今小大臣工果能精白一心罄竭忠悃以仰承　聖德否乎乞　皇上嚴加戒飭俾自今伊始義利必明而廉隅之無闕好惡必公而賢否之不淆切主憂臣辱之義而靖恭以匪懈知本固邦寧之訓而保愛以勿傷庶內治修而外攘之功不難于舉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